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五編

半賊情緣記

上卷



上海
商務
印書
館發行

牛賊情絲記卷上

英國陳施利原著

閩縣林紓
靜海陳家麟同譯

第一章

一日爲十二月。霧沈沈如墨也。又在薄暮之間。霧中已隱隱見燈光。有一中年以外之文人。身軀瘦小。形已垂僂。自外歸其家。家居克登街。此人旣上台階。氣息微促。消停可數秒鐘。而門闢矣。侍者見主人喘息未定。則引手扶掖主人。此人蓋伯爵器魯僕。見侍者扶掖。卽伸其腰脊。斥去侍者曰。毋須汝也。侍者立退。以爲主人之喘息非弱也。怒極而噓也。卽鞠躬讓主人登樓。器魯僕行時。尙咻咻而喘至客廳時。始聽侍者去外衣。謂侍者曰。密司克老丁在乎。

侍者曰密司在晨室中少息。伯爵怒息卽至晨室中。克老丁者年少之美人。甫二十一歲。此時方凝立於火爐之次。女一見伯爵顏色蒼黃。卽曰。伯爵器魯僂。何事頓易常度。語時手中尙執一相片之格。此女爲孤兒。其父生時爲上校。姓武英里。爲伯爵生死之交。迨夫婦雙亡。克老丁遂依伯爵。如父而伯爵亦視之猶女也。伯爵性嚴毅。御下少恩。然待此孤女則寬裕。不拘常格。此時答女曰。無重要之事擾我也。伯爵揮手令坐。忽見女手中執相片。似欲取觀。女則匆匆欲歛藏之。伯爵曰。此爲誰之影。卽攬取其影。視之立擲於地。似觸蛇蝎。女見伯爵之怒。怒此相片而相片中卽格雷之影。伯爵從子也。二頰均絳然。不敢怒。旋卽徐徐消釋。伯爵曰。汝寧觀他物。勿視此。人之影。汝今勿辯。此子卽吾兄之子。吾兄者余家之

敗類。家聲幾爲之隕。其子焉稱爲善類。似有遺傳者也。女曰。伯爵所言非公語。時聲顛不可止。伯爵大怒。曰。吾一生未嘗受人攻駁。亦未嘗斥我以不公。女曰。然。伯爵平日一秉公道。且大度容人。此盛德也。惟孤女頗不願老人之詆格雷爲敗類。故肆口觸忤。幸恕吾懸伯爵目視克老丁。曰。余不惟不管格雷之善惡。且不欲聞其名語。後欲出女止之。曰。伯爵亦不欲格雷至格蘭支作耶穌誕耶。伯爵躊躇久之。蓋舊例每年必招親族。知不能顯違此例。卽曰。吾初未言不令其來作耶穌聖誕也。女頗得意。曰。伯爵果不允之至者。孤女亦不至彼間。伯爵曰。爾安可如此輕犯長者。且明示其私女。曰。孤女非負義之人。其感激長者至矣。然深不忍長者父子之相夷。須知乃翁之誤不能罪責其人之身。老人但觀其長日作苦。

爲人傭書夜則栖身承塵之上初不言貧有時延候老人老人視之如狗豕不處以家人之禮此孤女之萬不能忍者故冒昧言之果吾言非當長者當必諒吾心伯爵曰天下女子每見雋物往往爲之心醉也亦不更斥克老丁悠然自出伯爵出後女自思伯爵今日之怒意其見格雷耶格雷性情風貌均佳何爲惡之且伯爵之兒知毛雷支不肖極矣而伯爵溺愛未嘗一言脫手千金伯爵視若無覩乃知毛雷支初不感戴其父竊竊常有叛詞天下昏昧至此老極矣格雷爲其父所累至於不能自聊使親屬視若陌路乃格雷忼爽不爲屈節之言其立品高矣當此之時格雷適趁車趣尉他地勒格雷風度旣佳人人咸悅其美同車中有女士麗服而美容似富家之女其旁有老人鬚眉清古髮亦星星白矣似

屬父子之親。然女子之視老人似可頤指而氣使。無尊禮之容。而老人則愛之甚。至老人外披以水獺爲領。中裹狐皮。女則碧絨爲表。而狐白其中。燦然動目。珥加大金剛石戒。指亦珠鑽生光。時時去其手套。指揮自如。故戒指頗動人之目。在理此二人必有汽車。不應坐此公共之電車。蓋爲游戲來也。格雷在燈光中視此女之色。乃如蠟製。不知白日中所見如何。然女視格雷時時加意。雖與老人語而目光則全注格雷似忘其身在何許者。格雷見狀轉羞。不可忍以目他視。格雷身材旣高。眉目如畫。髮皆蟠曲。雖一身舊目。光旣不他瞬。且尙含有無數情絲於其內。旣微語老人而老人此時亦視格雷呼天而太息。卽起近格雷之前。脫冠爲禮。曰足下。

得毋爲騎隊古丁寧耶。想久不見我。我名司卡克。曾爲少校。格雷。微笑。迴視。美人。美人亦微笑。格雷曰。身非騎。將老人誤矣。吾姓他兀。登名格雷。少校卽謂其女。曰。此爲吾友器魯倭之家人。論輩行則世交也。格雷曰。是吾世父。少校卽與引手曰。旣屬世交。宜時至吾家。令伯常與吾相見。今隱林泉。蹤跡遂闢。顧此老淡泊而子則紛華。一夕吾遇知毛雷支。狂浪之行爲。在理老人宜加申斥。而知毛雷支。尙諜諜告我。以尊人不令之狀。乃竟自忘其劣。格雷聞言不悅。以其父生時匪惡不爲。然身爲人子。烏能聽受。老人亦覺。卽亂以他語。復介紹見其女。因坐談數分鐘。三人乃同下車。別時少校示以居址。言所居去訊得公園非遠。卽挈其女。匆匆上馬車而去。臨別握手。狀至親密。格雷心中自念。何以有此奇遇。然頗爲美。

人所動。又見父女相待至厚。訝爲天緣。心中頗自怡悅。計數日以後必造其家。於是者果數日竟不得瑕隙以進。已而至器魯倭伯父別業。行次心頗不懌。然不能不來。且此地亦不常至。一則伯父相見初無好顏。且不忘先人之穢迹。晤面卽述舊惡。顧今日近耶穌誕爲家人團聚之日。義無可逃。而心則甚怯。且知毛雷支相接無禮。意氣尤忤。旣薄吾貧。又知克老丁愛已百種。作計而中梗之。然格雷此時亦不甚畏。知毛雷支知克老丁愛已萬不至變其初。心惟每年耶穌誕時。雖彼此相見。仍拘謹不能訴其心緒。轉不如其在克登街時。可以獨對也。此後伯爵舊邸。貲與美國之人。美國人有女。知毛雷支欲圖娶之。旣遷歸格蘭支別業。屋宇亦高爽可人意。美客則西可溝人。名西拉司。旣貲舊邸。陳陳皆數百年物。

腐窟極矣。美客入居。則煥然一新。盡變其古迹。於是攬古之人。亦漸漸絕迹其門矣。當格雷之至。格蘭支時。是日亦適大霧。一入客廳。卽遇克老丁。克老丁一見格雷。且驚且喜。引至廚次。喁喁小語。移時。克老丁曰。格雷聽之。此次聖節。良不如往時之痛快。吾心頗戚戚無歡意。何也。爾之兄弟。與伯父意見相符。時時道爾短處。在理。吾不應。言然不能。不告俾爾。自爲地也。格雷愕然曰。世父何爲見責。吾兄之惡我。我明知其妬。而伯父又屬何爲。且吾兄難覓機倪。得爾。恐爾爲我所據。故啞忿滋深。顧我亦無所有。亦不能覓取。得錢之地。果知毛雷支爲明理人者。得汝爲助。吾亦釋然於懷。何妨舉而讓之。顧乃非偶。吾又安能聽汝落於不肖之手。女微哂。以手拊格雷之背。曰。我尙有兩層之意。不欲身事匪人。第一節吾惡

面其人聞聲亦爲慄然。次則初無實意求婚。但視我如勾欄而已。彼之本意實欲娶周西華卽僑居之美客愛女也。格雷曰劣哉。酷肖其人。彼薄福焉能偶及娟淑之女。克老丁曰彼未履醉鄉時微有人性。旣醉尙能與言耶。逐日飯後吾時時斂避其人。如捉迷藏真屬可笑。格雷聞之尤怒。克老丁曰汝近來似又開罪於伯爵。格雷愕曰未也。克老丁曰汝又惡知前此數日霧中汝似見伯爵。伯爵歸來大怒不已。顏色變異過於常時。吾本欲作書詢問旣思相見在邇不如面質爲佳。格雷仍不之解。視克老丁久久不言。久乃曰自六禮拜前曾與爾飲茗一次。自是不曾覬面。何由開罪其人。當時對我尙不形惡意。如汝所言怒自胡生。克老丁亦愕曰六禮拜後果不相見耶。然見我執爾相片。則力奪而抵諸地。是又何故。

格雷攢眉不能得解。久乃曰。伯爵必與知毛雷支發怒。因而遷怒於我。或吾父債家向老人索償。因而憤我。事亦或有。克老丁曰。若翁逝久矣。格雷曰。沒已十五年。時吾方十歲。或宿負未清。妄索之。世父吾世父本無必還之理。徒增老人之怒。女曰。君言似有理。唯旣有是事。則今日佳節。亦無盡歡之時。蓋伯爵之爲人。視財過於其命。言及財政。則盛怒至不可遏。明知其子揮金如土。而老人愈惜其財。而出納亦愈吝。故於格雷不加施與。格雷幸能自立。而不求助其人。頗亦時得其世父之獎許而已。已而伯爵歸。格雷入謁。晤面時已覺其非佳兆。格雷曰。吾曾於某日遇少校司卡克於電車。語未竟。伯爵怒曰。此匪類也。格雷驚而不言。已而知毛雷支至。雖不出惡聲。而神情至落漠。僕告席陳座間頗有佳客。格雷緘默。

不出一言而知毛雷支浩飲無節肆發狂言。伯爵怒而斥之。乃少止。女客於飯後過別室而知毛雷支於座間受庭訓。頗怏怏不樂。已而自起時格雷尙在餐堂與一客語。旣見知毛雷支出則防其乘醉擾克老丁。然正與老輩談言亦不能遽起迨客皆散步於外。格雷亦出旣出見克老丁及知毛雷支俱不在客廳中。有老年之女客言曰適密司克老丁往覓村間所織之花邊見示語時復進一客。格雷卽至晨室之中。其旁有小梯級別通一樓屋。屋舊爲家塾課子弟者。而克老丁卽借爲延款女友之客廳。格雷旣入晨室。聞樓上有聲。卽克老丁聲也。已而又聞知毛雷支狂笑之聲。格雷卽趨登之。旣上見知毛雷支追逐克老丁。至於牆隅將與接吻。克老丁見格雷至。卽曰趣來救我。格雷推開巨案立擒知毛雷支之。

領。至。再。揉。簸。然。後。用。力。推。之。榻。上。用。力。過。猛。遂。創。其。鼻。知。毛。雷。支。
瘦。小。而。疲。於。酒。色。力。不。能。敵。格。雷。格。雷。高。碩。而。多。力。知。毛。雷。支。遂。
覆。於。榻。克。老。丁。心。感。格。雷。之。救。已。則。靜。觀。二。人。之。行。爲。白。蠟。燭。光。
中。而。二。人。之。妍。媸。亦。立。見。格。雷。高。碩。雄。偉。且。溫。裕。其。態。度。清。秀。其。
眉。目。人。上。人。也。知。毛。雷。支。瘦。小。而。長。頭。人。物。委。靡。可。笑。旣。創。其。鼻。
則。以。巾。自。拭。其。血。顧。視。格。雷。默。然。不。復。有。言。格。雷。怒。極。鄙。薄。知。毛。
雷。支。如。視。狗。豕。克。老。丁。以。手。拊。格。雷。之。背。曰。汝。勿。宣。揚。適。來。之。事。
視。爲。無。見。可。也。吾。思。彼。亦。必。悔。爾。幸。勿。暴。怒。以。傷。老。人。之。心。顧。知。
毛。雷。支。曰。汝。亦。悔。乎。克。老。丁。語。時。音。吐。甚。婉。知。毛。雷。支。曰。吾。悔。吾。
父。不。應。留。此。匪。類。以。擾。吾。家。克。老。丁。在。理。汝。亦。當。自。悔。且。羞。汝。適。
叫。嚷。豈。非。自。殘。其。身。分。吾。非。傷。害。爾。身。且。耶。穌。誕。中。彼。此。接。吻。亦。

禮所應爾。况爾我老友。何復拘拘我思。格雷果與爾接吻者。汝必不拒。克老丁曰。冬青樹下接吻此奴僕之禮耳。上等人安得有此。汝胡不留此以待密司。周西華知毛雷支曰。吾與周西華等格雷之與爾耳。顧彼敢助爾必長留於此庶幾無事耳。否則吾之苦汝將更甚。言已且出。格雷當門而立曰。汝明白示我此語何所命意。知毛雷支曰。吾將圖娶克老丁。克老丁大笑曰。知毛雷支勿肆口。汝良無意。得我我亦誓不嫁汝。他尙何言。知毛雷支不答而出門。聲礪然。此時格雷及克老丁相對無言。而蠟燭爲門風所燬。搖搖作欲滅狀。格雷曰。克老丁吾二人獨無結婚之望耶。吾苟得機。足以活二人者吾卽行之。今但問爾能與我定婚約乎。女搖首倪我。我固愛汝。然不能許汝。一經許汝。汝將極力經營。且不恤其軀命。

吾。又。何。忍。萬。不。宜。蓄。此。心。我。欲。出。矣。格。雷。尙。再。三。言。而。女。終。不。許。
格。雷。仍。挽。其。裾。女。一。迴。頭。而。頰。上。已。爲。格。雷。所。親。五。分。鐘。後。復。齊。
集。客。廳。衆。忽。互。相。告。語。言。飯。時。樓。上。似。有。異。聲。而。格。雷。以。爲。正。已。
與。知。毛。雷。支。擒。毆。之。時。然。猶。諸。人。之。言。亦。同。至。樓。上。一。視。乃。空。無。
所。有。知。毛。雷。支。及。格。雷。分。路。各。出。覓。賊。女。客。則。憑。窗。下。視。克。老。丁。
則。另。至。小。客。廳。開。窗。外。望。女。蓋。防。此。二。人。一。出。又。將。互。鬪。於。院。中。
然。克。老。丁。一。啓。窗。竈。卽。見。草。場。之。上。知。毛。雷。支。與。格。雷。已。狺。狺。而。
爭。克。老。丁。防。二。人。格。鬪。卽。憑。窗。大。呼。格。雷。萬。勿。更。尋。舊。畔。語。聲。未。
竟。而。格。雷。已。奮。拳。擊。知。毛。雷。支。之。頭。克。老。丁。越。窗。而。出。奔。視。知。毛。
雷。支。則。已。仰。翻。於。地。腦。破。矣。再。視。格。雷。已。不。之。見。大。呼。救。人。再。視。
知。毛。雷。支。死。矣。已。而。格。雷。忽。至。大。呼。曰。何。人。擊。死。吾。兄。克。老。丁。曰。

格雷。非爾殺是人耶。格雷曰。吾適自屋中奔出。何乃咎我殺人。克老丁曰。吾自窗間望見爲爾。爾何曉辯。格雷卽視知毛雷支曰。此或無可救矣。卽向屋而趨。遇見諸僕。克老丁則伏尸而哭。而伯爵已至。驚曰。孰殺吾兒。克老丁曰。吾未之見。立時暈於地上。伯爵顧視諸僕曰。汝輩見爲何人肆此毒手。中有女僕之聲。曰。吾見爲格雷先生與少伯爵爭論。而格雷先生以手鎗之口下擊少伯爵之腦。可三次。而紀綱之僕出曰。手槍尙在。是伯爵拾視曰。此槍舊懸。格雷住處。然則格雷殺吾子確矣。

第二章

伯爵本荏而多病。見其子慘死。且鎗口尙有凝血及亂髮一叢。則股顫欲仆。竟爲紀綱之僕扶掖而起。伯爵亦立暈。忽於僚僕中出。

一女僕亢言。其人卽密昔司叉得威爲邸中看家之婦。諸僕歸其節制。有權謀忠於所事。卽與紀綱之僕耳語曰汝乃大愚幸勿多言。乃分遣諸僕各執其事。卽以女僕扶將克老丁。又以人覓取克老丁之女僕部署後。乃視其主人而伯爵已昏不省人。此時紀綱之僕以目視。又得威取進止。蓋其人慇懃良不如。又得威之靈警。卽曰吾目擊格雷先生殺吾少主人尙何疑。問之有。又得威曰汝目擊何憑。我亦見之。汝不願老伯爵之亡。亦當顧惜承襲之人。果如是者。一府之人散盡矣。汝尙何恃。有噉飯之地。蓋以利害動紀綱之僕。僕曰密昔司之說良確。然而句叉得威曰汝今先以人延醫。生僕曰醫生固宜延。而警察亦宜關白乎。又得威曰待伯爵醒時。發令延警察者。卽奉行。因謂諸人曰汝輩後此當勿質言其事。